

雍正八年正月鑄

重刻石室

萱永堂藏板

秘錄醫法

重刊石室秘錄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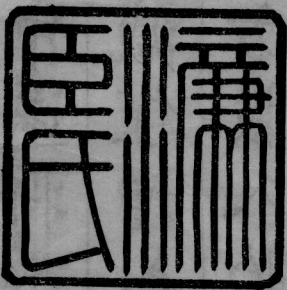
人固有篤癰屢醫罔效忽得一方治之而愈未
有不輟然自樂者又有聞人痼疾以所驗之方
與之而其人痼疾遂愈亦未有不怡然深喜者
夫得方疾愈而喜與得方而愈人之疾亦喜若
有別也然而去危就安之心則同矣余每一思
維恨不能得葛稚川之金匱葉法善之鐵鏡播
之人間俾無病不醫無方不備不亦大快也哉
余矢斯志厯有年所己酉冬楚陽陸子聖章來

邗江與余共晨夕瀹茗論心之外偶一言及石
室秘籙是書無法不備無法不妙余猶未之深
信及投我一函展閱所載果見其治法內外之
理咸備正反之論有條緩急奇異之推求各盡
其極而後嘆斯人之用意良厚且周也可云實
獲我心矣用是告之同人願咸有一帙以脩不
時檢閱斯亦如窓銘座範格語正言居家之不
可少者惜乎刊刻歲久字跡模糊甚爲扼腕倘
一字舛錯皆係藥名一製一引攸關經脉因而

較核從新之念不覺有動於中遂將原本考核
重鐫一字一句不敢妄爲增減僅增入回生丹
胎產金丹此皆屢試屢驗之方載入胎治之後
公諸同好至斯編之用藥正大立方神奇有識
者所共賞焉余不贅敘第檢方必須對症病勢
脉理與方字合即依劑分兩用之無不神效倘
脉性病症似是而非妄投藥劑是臨症者不詳
慎之疚而是書不受過也覽斯編者烏可不審
視明辨乎其或諸方因是書而呈功是書因再

刻而流遠誠厚幸也夫流之既遠好之必衆倘
歷年既久而字版復有磨滅不得不有望於同
志同好者重新梨棗庶幾前賢輯方濟人之
心可以歷久而不墜也夫

昔雍正八年八月望日宛平馬弘儒濂臣甫
題



石室秘錄源流姓氏

岐天師 伯著輯

張真人 機叅訂

華真人 陀叅閱

雷真君 補輯

呂祖師 崑敘跋

山陰陳士鐸遠公甫敬習

義烏金以謀孝芑甫訂定

義烏李祖詠子永甫叅攷

宛平馬弘儒濂臣重刊

圖河文源

男

較字

耀河潤川

楚陽陸文煥聖章

胥江石 交取瑞

虎林董 理其旋

竹西韓 琪琢夫

潘陽楊 容臨一仝叅定

邗江高聞舉扶南

新安吳之駿蒼平

蕪城蕭 檀聖木

天都方

曉凌蒼

石室秘籙序

嘗稽天下事可傳而不傳者何可勝道可傳而不傳而或爲人憾
或人不爲憾者何可勝道華元化青囊書嵇叔夜廣陵散二者之
不傳也人恒憾之吾獨謂有可憾有不可憾今夫琴雅樂也醫仁
術也而皆本於先王嵇子少好音聲長而翫之自期導養神氣宣
和情志而身則不免焉母乃稍遠於先王之遺音乎雖不傳奚憾
華君繼盧扁諸公而起獨成神奇能使委者振弱者強枯者澤瘠
者肥危者安殤者壽殀者生其學祖軒黃根於素問內經此誠守
先王之道以待來茲以利濟斯民者也不可不傳也惟不傳故憾
昔昌黎有言曰莫爲之後雖盛而弗傳袁孝已嘗從嵇生學琴矣

嵇客勿與是廣陵散之不傳非無傳人而不傳也華君授書獄卒
獄卒疑畏焚之是青囊書之不傳皆無傳人斯不傳已嗟乎士不
抱倜儻特達之才一旦激於義烈奮不顧身名垂宇宙而其嘔心
之所著述曾不克留後來者之一目此其鬱勃之氣固結乎古今
人物誰爲之解而誰爲之釋迨越數百千年忽有好學深思如遠
公陳子者聞風而慕誠求而得取淹沒久遠之遺文表章而出更
闡揚其所未發謂非曠代一知己哉第指迷自呂祖啟函自天師
辯難叅訂自真人迹近恠異或疑其說荒渺爲不可據矣乃吾三
復斯編立方固奇而立論甚正聚數賢之心思發古今之精靈審
疾疢之幾微定醫治之龜鑑自來醫書亦滋多矣譬入龍宮海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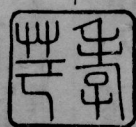
珍寶雜陳取舍安決未若斯籙開卷了然故誠信而刊布以傳海內共欣賞也方今

聖人在上恭已垂裳過化存神黎民固已風動萬邦固已協和災祲癘疫盡爲盛德大業之所銷息然猶朝夕乾乾軫念疾苦慮無一夫之不獲而後卽安設是書梓而果行耶家絃戶誦賢智神明而通變中材亦遵守而步趨偶試偶效再試再效歷久歷試萬不有一失焉則所以仰佐至治者壽世壽民豈其微哉夫事不能傳之於先猶能傳之於後後先不同傳則一也華君得陳子而傳矣天師真人得華君抑又傳矣世之覽者不以爲陳子所受之書直以爲華君未焚之書恍乎師友晤對一堂鬚眉飛動而耳提而面命

而口授也然後信青囊一書術足以仁民利物究不等於廣陵散之無傳也華君在天之靈吾知其無憾也已 時

康熙二十八年歲次己巳仲秋上浣之吉

義烏後學金以謀孝芭氏敬題



石室秘籙序

今上戊辰二月花朝後三日遠公陳子將岐天師石室秘籙請序於余余讀之驚異嘆醫道之神而奇也夫醫至起死奇矣而茲編實不止此其文肆而醇其意深而旨乃性天之學非刀圭之書也陳子學博天人理通神鬼人得此編之秘何患醫道之不入於化乎而陳子不然長跼而請予曰習醫救一人不若救一世也救一世不若救萬世也亦何言大而心善乎吾尼山立教不過救一世爲心也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未嘗教人施德於萬世然而尼山之書垂之至今雖謂之救萬世可也今陳子註素問內經余嘆其有志未逮乃以華元化青囊術動之陳子愀然曰吾安得此天上奇

編讀之乎余乃正襟而訓之曰予欲註素問乎舍青囊術何以著
書尙論爲耶陳子憂之而余曰無憂也吾當招岐天師盡傳之蓋
青囊秘術華君原得之岐天師者也陳子載拜受教余乃邀天師
至燕市而天師又邀仲景張公同遊客邸晨夕往還罄傳方法共
一百二十八門名曰石室秘錄卽青囊之術也無方不神無論不
異陳子得之乃決奧闡幽肆力於素問以大壯其文瀾而陳子尤
以天師傳之未盡更求仲景張公爲之發明以補天師之所略又
請於天師名華元化質今昔之異同華君又罄傳之母隱今其書
具在陳子不樂自秘欲公之萬世不欲僅活一世之人已也與尼
山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心不千古相同乎但陳子苦於客貧不

能速授梨棗然而其言之大其心之善實覺覆被萬世也陳子仍
存之以待世之好善如子者斯可矣余因陳子請序遂題數言於
前亦以勸天下好善之君子也積善必有餘慶吾於陳子見之吾
不願止陳子一人見之天下人亦可聞吾言以自勉於爲善毋讓
陳子獨爲仁人也呂道人題於燕山

則子孫流傳人出呂山人賜姓燕山

不願北刺王一人良之天下人亦何聞言以自慰然為善無難

而亦以憐天下被善之族于也縣等必作為惠吾然則子良之善

事之以許世之秋善哉于洛淇河矣余因刺于請以綴眼禮言公

指數幾與眾然而其善之大其心之善實覺聖賢萬世也刺于公

序

醫道大矣哉非學博天人非理窮幽秘非傳得異人則不可以談醫甚矣醫道之大而難也遠公陳子幼讀班馬之書長習黃岐之教且性喜好遊足跡幾遍歷宇內然而見聞不廣所見者不過世上之文所聞者不過時師之語欲匠心自師以求刀圭之獲效雖所在奏功終焦勞無術仰天而嘆有以也康熙丁卯夏秋之間過我於玉河之西初不知我爲天上人也與之辨難內經諸書多未曾有余出秘籙示之乃手抄行笈慨然以著書爲已任余笑曰君之志則大矣而君之學則未也遠公愀然曰我安得讀盡碧落秘函以救天下哉余乃於袖中出此書與觀目瞪口呆不敢出一語